

三原縣志卷十四

藝文志 三

創造文廟祭器記

明張奎

今夫天天地地而人人者孔子之功也孔子之功如是則夫後世報德報功以王祀之宜矣我國家酌古準今制禮作樂而於斯文尤盛凡天下郡縣皆立廟學樂舞有數祭器有品以王祀之禮極隆矣至我憲宗睿皇帝又加以天子之禮六佾增爲八佾籩豆增爲十二光前振後尤遠過前代百王尚萬矣但司政教者或忽之而不舉或舉之而未善求其既舉既善而又堅且久者予於馬公見之矣公

三原縣志卷十四

一

名龍字文淵山東齊東宦族也鄉薦入成均登黃甲司諫垣以直道不偶於時謫岐山移三原公自下車來以斯文爲已任凡廟學殿堂廡號牌坊一一飭治而振舉之尤思祭器苦窳賤陋不足以稱明天子意慨然大懼而審圖之造堅好白錫籩豆各二百二十簠簋各五十九羹碗五十八大者三爵一百六十燭臺二十四花瓶二香爐尊罍龍何各一盥洗三咸以木櫝厨於神庫立案學宮奎等恐久而磨滅或爲匪人所竊據謀諸縣丞邢彪勸諸堅珉俾後之司政教者知有所考稽云

復學古書院記

王恕



三原故有學古書院在城西北隅元延祐間義民李子敬  
暨其弟子懋創爲之延師儒以教鄉人之子弟其事見于  
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蕭剡所爲記至正十八年廢移其內  
所奉 宣聖及顏曾思孟像於大成殿學古書院碑於儒  
學本朝永樂中居民張秉等卽其地建三官廟然李子敬  
義行碑尚在其中正統初街口坊牌猶大書書院街三字  
於其上余爲諸生時嘗竊嘆曰書院乃儒者講學明倫之  
所所以化民善俗而成下者也李君 爲之可謂知所  
重其賢於鄉人遠 後有良有 賢士大夫嗣而  
葺之書院烏得而遂廢哉奈何鄉之人不徒視其廢而不

三原縣志卷十四

二

能復顧 以爲祠廟其意豈不以爲祈 禳災保安一方  
非祠廟一可殊不知父子不親兄弟 不睦乖爭  
凌犯無所不至者教化不明人不知道故也欲見禍而獲  
福胡可 乎况福善禍淫乃鬼神之職苟享非禮之祭而  
不善之人亦豈得爲鬼神乎誠使吾鄉復此書院爲有司  
者延有道之儒以爲師選民間之俊秀以爲弟子員俾之  
講學肄業於其中於以明綱常之道知修齊之禮動遵矩  
矱化洽閭里興仁興讓自無乖爭凌犯之非則福無不至  
禍無不弭矣奚必誦瀆鬼神以祈禳之乎雖然民之惑於  
禍福也久矣安得見道分明知所當務之君子以復之余



之奇此志而不遇其人亦已久矣成化二十二年余致事歸適提學憲副廣信婁君謙來臨吾邑課試之餘訪余於西園精舍因論四書院故事以及此書院興廢之由婁君遂令諸生具顛末下之縣以議復之知縣葛璋力不能爲且惑於浮議不果復是年冬余被召至京師明年是爲宏治元年婁君擢憲長復下其事於西安府太守廣平徐君政慨然以興復爲己任乃遣使至縣撤去三官神像卽其殿宇奉安 宣聖及四配像如故復移學古書院碑於內仍以舊額榜其門於歲百十年已廢之書院一旦復之非婁君徐君見道分明知所當務疇克爾哉今濟南馬君龍

以名進士來吾邑蓋有爲有守之士必能體二君之心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擇師選士加意教養俾吾鄉爲詩書禮樂之區措斯民於平康仁壽之域成其卓異之才以爲邦家他日之用然後知吾道之有功淫祠之無益庶不負二君興復之盛意亦不遺後人徒復之譏誚斯爲善矣

宏道書院記

王雲鳳

宏道書院者三原王君天宇之所建也始君舉進士卽侍父太宰公歸諸生秦偉馬理維昂輩從之學假僧舍以居題曰學道書堂君於堂後自構一室曰宏道書屋宏治乙卯以太宰公命如京受職拜兵垣數月復以疾歸從者益



衆秦偉謀於衆欲作書院錢疏通告於里之富而好禮者  
商賈之遊於其地者鳩湊錢若干擇地之爽塏得承清坊  
之普照廢院其地以丈計袤四十廣十二遂白于官而肇  
工焉外爲綠垣門曰仰高以對南山仰止也重門曰恭敬  
內爲小垣三其門中曰中立中立門內爲宏道堂後爲攷  
經堂又後爲春光亭宏道堂之東榮爲庖西爲庫堂前東  
西建學舍各十一楹攷經堂之東爲清風軒西爲明月卷  
門曰忠孝堂稍東北爲清草堂西北隅爲嵯峨山  
房草堂之門曰雲山房之門雪其學舍東曰遜志  
西曰省身草堂前甃石池滌硯之巖凝池面若烏雲曰

雲沼仰高山之內樹以梓育美材也中立門內以檜期棟  
梁也攷經堂前與竹觀節操也春光亭前牡丹蓮菊  
與梅規四時之造化也攷經堂後獨植杏思孔堂也名爲  
宏道書院鑿築堅緻繪畫樸素君筮日作孔子至率群弟  
子行釋奠禮而後遷焉群弟子請君正師席君誨之父子  
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此爲學大道理博學審  
問慎思明辨篤行此爲學正功夫時哉不可失二三子其  
勉之次日立教條二十自明德學道游藝以及會食歸寧  
咸有矩矱復出書數千卷廚之攷經堂君日處其中群弟  
子辰至酉歸執經受業太宰公亦時過焉辨疑摘疵或終



日不倦庚申予巡學校至縣聞而慕之遂就訪君見冠者  
數人童子數十人進退周旋惟謹冠者有堂上生徒堂外  
生徒之別童子亦分堂外堂下皆君以勤惰修厥而爲登  
降者未幾予遷去今年復來秦偉已舉進士馬理亦爲國  
子生去矣維昂輩求予爲記嗟乎作書院而名以宏道學  
者其有惕然于心者乎是道也君子之所以治身先王之  
所以治天下者也而今學者乃諱言之一有談及則互相  
告語以爲笑不曰此其勉強則曰彼某事過某事不及夫  
勉強行道董仲舒能言之吾夫子亦有取於勉強而行者  
人豈能一一生而聖哉世之放意恣情以爲不善者不議

其非而乃重勉強爲善者之罪此何理也執中乃堯舜禹  
之能事孔門中行亦未多得今於爲善者洗垢以索吹毛  
以求不以爲過必以爲不及而同流合污者乃以爲中一  
人唱之十人聚而和之此又何理也夫道晦于衰周之際  
者楊墨爲之也晦於漢晉隋唐五代之間者佛老爲之也  
今學者少之所習終身之所誦無非聖人之書而以學道  
者爲笑一遇規行矩步端顏正色之士則嘲論紛起誹謗  
橫生遂使學以講道爲諱然則又何暇責彼異端者乎君  
以宏道爲名凡學於此者其有惕然於心者乎吾有是身  
固有天命於我者之性學者亦惟盡吾性焉耳盡性之大



曰則君所謂爲學大道理所以盡之則所謂正功夫者  
持此不懈在至敬而察此以惟恐壞之在謹獨吾性既盡  
然必盡人物之性至於贊化育參天地乃爲宏道之極功  
而亦非吾性外事也若徒以舉業爲務以科目爲念以功  
名顯達自期待毀方瓦合以求避世俗之笑則安用此書  
院抑豈所謂宏道者哉

巽我精舍記

唐 龍

三原馬子理伯循誦先王之法希聖賢之軌典型所昭風  
聲斯被其諸弟子員振衣承響其集如雲馬子傲廬不喜  
環堵蕭然而弟子多至無所棲止僉事周子鎬行縣而知

之慨然用惻乃議構精舍以尊其教前令王成章曰此實  
下吏之闕也西有浮屠氏之宮叢穢伏奸大隳世典盡改  
邪以崇正乎周子曰善乃亟命毀之變地以爲基礎可以  
爲宇僉事桑子溥亦相厥功考成之責則今令爲主祿克  
任之規緒旣葺物情用昌爰命之曰巽我精舍蓋聞宋郡  
伯有意井田之制乃買田一方經畫疆理曰庶幾可興乎  
今夫浮屠氏之宮連甍接榭盤絡中土靡尚學宮之  
之若能悉爲易置以廣賢材以增化本孰謂家塾黨庠之  
置鄉舉里選之法不可復耶夫精舍誠足以基之矣而  
馬子則有椰伯之心者哉



重修河北新城記

馬理

三原古焦穫地今縣治在龍橋鎮古黃白城西清水南元時所遷築也有縣學及諸公署在焉其水北民與南等公卿大夫士多於南無城嘉靖丙午北虜犯塞窺三原於是巡撫謝公檄我完縣葺舊城於水南創新城於水北皆重隍原人賴以無恐其事詳

理

新城記中伊時事棘僦功速

甫五載而城隍坍塌淺矣辛亥巡按姚公至視之患焉曰三原爲關中要邑集四方商賈重貨昏曉貿易故虜思內侵朶頤在此此無險虜易而至則關以西三川南北無寧所矣乃移檄至縣俾貳守劉侯申令行事貳守至乃登臨

察所損淤拓舊模擬新式立表幟焉復責成我馬宰宰爰度地計工分役宣力役用夫千五百有奇夫分工一尺有奇蓋役諸新城居民糧自備畢工於辛亥八月望日至九月十有二日底績於是鼻者高薄者厚淺者深矣計磚甃城上下水道四十餘所女牆堦口一千六百有奇牆堦舊版築土壘雨易粉今以磚坯壘砌麥稻泥墁糯米和石灰聖之固矣蓋留芳焦吳二里附郭民應避患者之所營也亦於是月底績嗚呼是役也豈易營者哉昔宏治間王端毅公嘗圖之民弗從弗克城正德間王康僖公嘗圖之撫按從令從民弗從弗克城嘉靖初康僖公暨

理儕復圖之



撫按從藩臬從守從民弗從弗克城至是六十年矣  
謝公始創建姚公繼之嗚呼斯豈易營者哉蓋君子知幾  
凡民不見利不趨不見害不避夫趨避有時上之人乘其  
時而使之又道以驅之斯子來而忘其勞矣城之葺也邊  
人有過者曰吾鄙虜出沒有樊城虜望望弗邇况此腹裏  
巖險如是虜敢覬覦而深入之耶有謀者曰虜前此實有  
盜心屢形諸言聞城此且厚備知威恣心灰矣嗚呼要害  
之地險設而患息則斯城之創之葺也豈一邑之計哉所  
保廣矣廣矣是故民於謝公旣構堂而建祠於姚公復豎  
碑志遺愛焉姚公名一元字惟貞號書溪登嘉靖甲辰進  
士浙江長興人貳守名體仁字元甫號北盤山西交城人  
馬宰名斯臧字遠謀號穎谷河南鈞州人分工者爲三原  
縣丞王朝相主簿曹豸典史冉誥其備諸使令者則義官  
張淮云

溫恭毅繕城祠記

王徵

邑治必有城城惟一制也原之初厥城亦惟一乃今南北  
對峙腴焉爲兩者何則以清治二水滙流而東橫街其中  
故也月削滋深滋潤城在河以南者實四方財貨輻輳區  
且制臺中丞御史臺諸藩臬道府行旌往往駐節焉而聖  
廟學宮倉庫衙宇胥在內又縣大夫朝夕聽政所也城故



不圮卽圮旋補築之無難耳北城旣泮焉越在河陽居民聚廬而處者雖數百千萬之衆與士大夫家麟次櫛比乎當事者之精神慮無不急在南而北或膜外視之其勢也亦情之所易至也以故樓櫓漸傾城日頽壞承平日久狃以爲常溫少保先生偶家居念北城名僅有而實弗存也穆然深思謂保障無資一旦有警將奚所恃而無恐爰謀之縣大夫與諸紳士父老捐金倡義董率區畫爲之重築北城并補南城以固其圉工肇於萬歷癸巳不數月而四門重闢樓櫓煥然崇墉言言雉堞雲連屹然稱金湯矣旣告厥成先生之心方寧顧不自以爲功卽當日之人或亦

未甚德其功迨至崇正戊辰關西大饑流寇紛起擄聚日繁千騎萬侶耽耽焦獲之原環馳北城之郊且數次惟時鄉村猝無堡塞蹂躪焚掠之慘不忍見聞郭外之氓叟稚婦跳賊而求入者踵相囓也當事與諸士紳父老議賊衆不遠恐得以隙乘之也門拒不內余謂城所以衛民也奈何拒吾赤子而委之賊且賊尚遠未遽乘也卽乘吾力能拒之議者又云城內無百日糧驟內多人以耗吾食非計可令挾芻粟者入弗挾者毋得入余又謂均赤子也奈何逆拒其饑者而委之賊况賊風雨飄忽必不肯爲百日攻當事者是余言遂大開城門縱人請見阻他門者亦



從而入可數萬計遂擇其精壯者亦派爲城守之夫諸紳  
嬰城指磨士民咸登陴力守一時城頭數百千人賊遂遂  
巡咋舌退於是諸紳士父老輩俯城興思咸聚而嘆曰天  
乎設非今日城守之嚴吾輩不知當作何狀設非當年預  
築此城卽欲爲今日之守何可得作此城者何其流澤之  
無窮也今旣飲水而知源安忍忘恩而不報其亟建一崇  
祠以報此繕城之功德也可於是釀金易地庀財鳩工不  
數月而祠以告竣人心感服之深翕應之速可槩見矣祠  
凡六楹遺像如生群拜群祝惟城之宗及門之士咸請徵  
言以文麗牲之石徵素不文且不善爲贊媚過實之文而  
獨於先生之德之功則喜談而樂道之居恒私嘆士大夫  
居鄉必有一段不朽功德利賴一鄉令鄉之人久久感頌  
不忘稱曰鄉先生始不虛耳不然身都貴顯鄉之人毫無  
所利賴或徒擁富厚廣田宅日夜爲子若孫圖百千年便  
利於鄉之人輒秦越不相關也甚或睚眦凌轢恣逞其所  
欲爲得爲反貽害於閭里令鄉之人心非巷議腹誹背詛  
敢怒而不敢言此卽求免一時之訾詈且不能矧能聲施  
後世歿已數十年猶然令鄉之人追思俎豆無已時哉如  
先生者真可百世不朽已



予以公役竣駐池陽憑吊王端毅康僖二公堂構相承爲  
一代名臣冠旣而詢之知公壯年力復元義士李子敬學  
古書院址後在告時與呂仲木先生日論學不倦早窺堂  
奧故發摠璘璘羨淵源有自輒神生其宇也洎己未夏以  
視師西夏還再駐池陽則邑弟子員愀然羅訴若毀其寧  
宇者然諮其故曰前書院以鄉試士場借材撤矣不惟墟  
士繙閱所且令吾夫子并四大賢遺像在圭竇風雨中也  
可謂斯文奇厄予曰撤尸祝祖禰之室而襄諸縣別宇輕  
重安在矧瀆蒙供鼻祖入室名彥哉予昔按圻南江陵恒  
陽及天雄書院鞠爲茂草予皆興復之宜踵往事修文翁

風規計費若干縉予隨動餞八十餘金不給者二千石查  
別貯足之并聞大中丞瞻宇李公公雅意文教章縫彬彬  
向風曰懿美也亟共成之於是委縣簿劉嘉登庀材董其  
事以六月望日經營舉工中構堂五楹顏曰傳心以便會  
業問難兩旁勅讀書室十八楹右隙地後復剏室十二楹  
以供誦習大門內復構門三楹規制始備復葺庭後敞陋  
正室五楹旁室七楹以及垣角曲折丹堊題署之事罔不  
悉舉至七月二十四日告竣不惟頓復舊觀而絃頌之室  
翼翼倍甲疇昔矣因檄二千石令有學博士董士子業其  
中有常程焉予低回廢興之故而信素王之宏也蓋尼山



薪火寄於人心長夜由之以且繼述者築官呼朋日設舉  
比非聚訟也從講究中寄美牆而世道人心賴以搏挽  
比之布金和南尚恥甚爲褻誰忍搽戈揚秦坑之塵而圮  
其宇者卽偶有乘數之窮而滋其謬妄雖偃月之權終不  
能勝興復之人此其中固有乘造化而遊者廢固所以爲  
興羽翼者所以後先繼起也自李氏歿後其故可鑑矣因  
誌貞珉綴以辭曰池陽與宇非元非史躅尊白鹿誦法孔  
子李氏遺蹤石渠興起談經講藝戶外物歷胡爲中衰毀  
官泮址蒙供委塵高賢盈泮書殘墨散黎滅螢死章縫掩  
袂悲蕭共指爰復盛觀星言更庀踰月落成翼翼并峙士  
爾傳心難燼尚鑑前軌

創建三原縣校士館碑記

尹三伸

嶽洛謂春回桃李廢也何故蟲爲鬪始尼山分潤所護爾  
關中人文之盛首稱西安所隸凡三十九學督學使者試  
西安士凡四巡而後竣巡行弭節之處必當十許州縣之  
中三原其一也秦之督學無專署署之大者必曰察院蓋  
巡方便者之所泣止也督學至則架木疊席于堂下之兩  
廂聊集多士名曰廡房其費不減百餘金試訖撤去無論  
一二年之內常委百金于壑兼之下令追呼煩擾閭里是  
此政之一節矣當事者誠知其然欲爲一勞永逸之計



而獨難議初非初之難初之費將數倍於所委未易辦也  
萬歷乙卯督學李公泣事慨然念之爰檄列郡議如鄉闈  
之式而小損其工易架木爲背構易登席以覆瓦悉取缺  
廩充費于是條之巡撫李公巡按龍公俱報可檄下三原  
請以城中一察院葺之如前議知縣雷子繼其事復相度  
計之曰署僅如此構兩廂而空其中多士終不免風雨之  
虞若臨試而再爲之計浮費猶昔也且督學則需此矣巡  
方便者坐廳事而臨諸司務以虛豁爲觀何取羸糶者爲  
哉乃從署西得阬隍廣八丈延二十六丈急實之南北稍  
促益以民地二丈有奇復轉閉于巡撫李公巡按李公皆  
得所請于南作大門一儀門棹楔一俱齊舊署北作廳事  
五間齊舊署之後堂東西作廡房八十間高三丈六尺爽  
盪光明暮可辨字而廳事之後復門其東通舊署之便室  
校閱寢息猶然栖其中焉是役也工作凡三月而成計房  
大小共一百四間初發官鏹二百八十金不足雷子復以  
百金佐之落成索記于余余曰微子之請亦安能靳一言  
哉夫試場之爲擾久矣當吾世而輩之人知恤士逸民自  
君子視學之日始而不知議始於李公斷始於諸臺也當  
事者卽知費之出於缺廩而又不知益之自雷子事雖小  
所便實多其以此識之於石前撫臺李公韓楠山西人按



臺龍公諱遇奇江西人後撫臺李公諱起元按臺李公諱  
養志俱北直人督學李公諱樵浙江人知縣雷起龍北直  
人

劉公建言減稅裁局碑記

張縉彥

比年關以西大祲黔黎枵腹死者以澤量蕉饑軍悍卒驅  
窮民相率爲盜蠶食於三輔五六年繼時城闔晝關崇墉  
以外一望皆黃蒿白葦耕耘罽趙本業且寢廢商旅夫何  
繇哉三原雖處一隅故屬京兆壯縣道經八郡之肯綮百  
貨集而四輪因設稅課局以大使董之然萬歷初年正課  
稅僅百七十餘繼財求頗阜漸增至歲千金有奇其實商

之摠載來秦取道有二從潼關者賈伊雜燕晉從龍駒寨  
者賈梁楚江南蜀道久絕原以西以北天水隴西北地上  
郡皆仰西安而待給故惟潼關爲要道按額而科國家功  
令然也若三原貿易不過信宿居停待售耳况兵燹之餘  
土著人衆不過什三五方來者不過什一寧有奇羨厚利  
如古所稱爲關西一都會哉於是諫議虞臣先生求消弭  
之本圖甦桑梓之重累慨然具疏謂秦亂新定宜興五縣  
之利以竟神廟之德意除一邑之害以溥皇上之宏仁既  
而有與利除害之議原非無據謹再披管見仰懇聖鑒一  
疏旣而有皇上切憐全秦災荒異常臣邑苦值數年兵荒



交加懇乞勅下速覆減稅並汰冗員以延殘喘以保危城  
一疏先後俱奉俞旨下所司亟議覆行夫當搶攘湯火中  
安得此仁人之言聳聖明之聽而酌時變之宜公溥利賴  
如是無窮也哉蓋公所謂興五縣之利在疏鑿涇河之銚  
兒嘴以復鄭白兩公數千載灌溉之利所謂除一邑之害  
則特爲三原減重課革稅官存高冒女本業也歷經都御  
史臺巡方使者會同司農覆奏報可自茲以往無假額課  
征雞豚者矣無借漏稅割囊篋半者矣無號呼率伍邏偵  
於闔市以一切咀細民者矣無稅鈔弗及按門科間架  
竟致市肆蕭條者矣宜乎原民式歌且舞樂利一乎百世  
將未艾焉是則洵可傳也

三原縣志卷十四

五

增修慶善寺記

王恕

慶善寺在吾三原邑城南初名觀音寺永樂十一年邑人  
質覺通建也其地乃古廢寺遺址無石刻不知其名覺通  
卽其址創建小殿三間塑觀音於中十二羅漢於左右因  
號爲觀音寺自供香火而無僧覺通逝矣正統壬戌邑人  
呂讓等請僧會僧智諒智詔至於此而住之二僧有戒行  
敬信者衆乃語於衆曰此寺規制狹隘不足爲道場衆諸  
之於是謀興造又得邑之信士及懋遷之商資助財物庀  
工市材開拓基址增築垣墉建大雄殿五間羅漢殿天王



殿各三間祖師殿護法殿各一間黝堊丹漆舉以法各省  
像於中由是更其名爲慶善成化庚子其徒惠善惠瑛惠  
光惠幼圓中等各割衣鉢協力經營又得邑人郝通等資  
助建毘盧閣七間於大雄殿之後觀諸殿尤崇高宏闊可  
登可眺遠山近水一覽舉在目前閣上塑毘盧佛一尊倒  
座觀音一尊兩壁繪水陸天仙地祇迴之子鐮與一沛等  
又請大慈悲銅佛一尊於閣下塑五十三參於左一續又  
建方丈七間兩廊六十餘間磚甃無梁門一座鐘一一座  
其功次第告成諸僧朝夕上殿焚香誦經爲國祝一儀四  
祈福邑大夫凡遇行大慶賀禮必率其僚屬於此

方君子之至於吾邑者亦多於此游覽或假館焉一是此  
寺爲吾邑中佳麗處而人樂遊焉惠善等以爲此寺之成  
非貧僧所能自爲實仗世尊功德十方施主資助不可無  
記乃拉申沛郝鐮爲介謁余求一言勸諸石以示後人余  
以昏髦不能持筆辭衆皆俯伏不起稽顙懇求乃言曰寺  
乃公署是官僚治是之所初非佛之居也漢明帝時因攝  
摩騰自西域以白馬馱經來初止於鴻臚寺因創曰馬寺  
徙經於內當是時止此一寺其後蔓延於晉宋齊梁至魏  
延昌州郡共一萬三千餘寺今去魏又千百餘寺天下寺  
又不知其幾千萬也且佛西域人也足跡未嘗至中國中



國之人亦未嘗見佛面徒傳其經不知經中之言信然也何以崇信之若是而不惑也然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生而有死世固有治而有亂既入中國之後亦然自昔至今舉天下之衆崇信佛法而無間然者此固不能無可疑也今汝等既崇信其法造大殿高閣將以求福田利益也尤不可不敬天地不重綱常不守禮法且人無天地則不能中立而爲人是天地不可以不敬也無綱常則不孝不弟不忠不信與禽獸無異是綱常不可不重也無禮法則乖爭凌犯身家不安是禮法不可以不守也又當勤以治生儉以自奉內不欺心外不欺人不僭竊不妄爲如此則平安之福不求而自至否則欲無災患也難矣茲因記興造吾以此告是亦與之爲善之意云

昭慧院記

馬理

院在邑南東偏鄉人所謂三陽寺者是也然有塔則非近代物矣嘉靖間塔基壞就傾邑人銀盂常等修之於是塔固而殿宇亦咸新焉夫塔者何表藏舍利之所卽韓退之所謂佛骨者也佛經所載涅槃之後火焚之餘以其舍利分作九餅布諸各國以建九塔然皆外國爾其後休屠金人得於去病祭於甘泉則佛入中國之始及夫摩騰入漢羅什譯經誌公在梁圖澄依石達摩渡江元裝取經於是



佛教盛行雖天子宰相無不宗師故晉帝聽其不朝梁皇  
屢爲舍身唐之公卿甘爲弟子聽其說法矣唯韓子闢爲  
異端其後不應與顯僧深友遂令釋氏之徒立其書券宋  
興公卿學士多參謁傳流所不附者唯周程張朱數子故  
其言至今賴焉夫佛氏諸經亦嘗翻閱其每卷之首有所  
謂耶輸陀者其妻也摩侯羅者其子也是佛固有妻子矣  
其語送終父母際亦甚悲痛及語射干教諸天神之說亦  
多孝弟忠信等語是亦未嘗外吾彛倫之道也後世君相  
不明此義遂令父母拜子君后拜臣綱淪法斃天下昏惑  
久矣天厭斯害篤生聖祖創制垂法以立民極於是始令  
僧道拜其父母此亂極之治其佛氏之道至于良心真切  
之地亦固合焉者也今其徒知崇其教知修葺其所而不  
知省其真切之地以修葺其心而不知依其師說遵我祖  
訓其亦出不由戶已矣是必卽其地而君之鰥者妻之孤  
者父母之獨者子之修吾孝弟之道以忠信之心雖今此  
之民卽堯舜之民矣昭慧之僧其思之哉

河北東嶽廟記

答如思

廟在新城東門之裏二百步許當五路之衢背山臨流基  
址宏敞規模殷遠蓋吾邑之神廟在二城者無慮十數若  
殿宇雄峻望之巖巖虹霓藻井青鎖丹楹朱欄樽楹丹楹



獲聖觀之恍然足以炫目者獨此爲冠其正殿八楹遊  
服冕而兩側者嶽神也東廡四楹爲注生殿其神霞冠  
服燕翼妃主民之乞嗣者咸謁焉廟無寢官后閣而復有  
此殊不可曉西廡四楹爲威靈殿其神黻黼龍華無異侯  
王者三曰兩龍三大王也又曰嶽神之太子也其東西二  
序塑七十四司咸有官位州名及姓各有所司是分是命  
誰其尸之則又不可曉舊刻言創建於宋咸平中歷遼金  
元及今百九十餘載而屹然不毀足以占浮生崇信拘繫  
之不可解也歲三月下旬八日有事於廟居民無少長男  
孀咸集四方之貿者易者禱者報者遊與觀者亦固集

以故香火之盛甲諸邑國朝以來增修者三近復就圯居  
民袁素首倡約父老五六人共葺之不數月而廟貌一新  
丐余爲記余卜居新城有日矣故不克違但每疑之東嶽  
者齊魯之宗神也原邑者西嶽之屬邑也舍其祀而祀非  
所祀不亦悖乎且嶽明一道也若以魯之吏而三輔是理  
雖嚴以撻楚威以號令其不逆命不惡聲不厲色者鮮矣  
其爲吏者不醜面不傾負者亦鮮矣夫五嶽四瀆位比列  
侯天子之所柴望諸侯之所祀者也以岱嶽之尊之靈而  
肯寄食于華岳之下邑乎以華嶽之尊之靈而肯使他神  
之監其屬邑乎昔季氏旅岱夫子以爲非禮季氏固魯臣



也以魯之臣而旅魯之神夫子猶譏其妄况以西岳之地而刑身獄乎或曰東主生而西主殺宜斯民之有斯祀也曰若是乎益不可說也死生不有命乎假使岱嶽能制其生其能使魯無遊魂乎華嶽能制其死其能使秦無生民乎此不可說也其或宋真宗乎真宗禱於岱而生聖嗣天下化之故其祀徧區宇石刻言廟始于咸平其可徵也已夫民習於所見又烏足以知其非是役也經始於是年三月望日落成于八月念日厥費不啻百金其出納保聚乘三以經畫要神明以誓衆者則耆民王忍之袁爵李彥其弼成者則孫江郭宗袁經綸也

縣尹朱公夫婦忠節記

王承裕

元有天下爲之臣居其官任其事挺然不爲流俗所染見危致命者則有其人焉是人也世之所謂烈丈夫忠魂義氣常聚而不散與一方之河岳同流峙於無窮也承裕弱冠時侍先太師端毅公嘗謂之曰吾三原昔有縣尹朱公春者守官之日適國朝天兵克奉元謂其妻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卿能盡忠妾豈不能盡節俱投崖死嗚呼死生亦大矣朱公讀聖賢之書任民社之責見道分明視死如歸其妻之死不異於公蓋公之死爲君而妻之死爲夫君爲臣綱夫爲婦綱君臣夫婦之際不使有毫髮虧斯人也



世豈易有也哉今屈指百七八十年當路諸君子生乎其時者既失於表章生乎其後者又忽於表章視世之一夫一婦有造端之善者或達之官或聞之朝蒙旌典以爲世勸者不可以數計乃朱公夫婦孤忠大節昭如日星烏可俾之泯泯而無傳承裕生也晚且還政於朝無所歆爲爰約鄉黨之遊吾門者共伐石爲碑題曰有元三原縣尹朱公夫婦忠節之碑而爲文以祀其事豎於道左以爲後來爲臣者勸

邑侯高可愚先生生祠記

來復

關以西稱壯縣原其一五方縮轂以居其黠猾視他縣不

易治當可愚先生以名進士治茲邑也不佞復年未冠稍稍知落筆爲古文詞歌詩矣會先司馬尙未第家居以文字意氣與先生稱莫逆先生既試不佞文奇之已知其爲先司馬兒視之如子已又視爲古文若近體詩頗稱意則哀然待以國士之禮先是令原者卽政事通明類不談及文事原士亦苟安簡陋其上者佻浪麤猛縱筆自雄放曰文在是矣先生亟挽之就雅士子畧知所向公餘則掉臂花塍吟嘯自適有潘河陽沈休文之高致聞有所著邑人傳誦師之然香爐書卷而外橐中裝如洗居數年政成隣封同事者嫉其賢中以飛語挂直指議去其去也以築城



建橋故是時夏酋叛羽書日數至鄉薦紳温太保先生倡議城北城官寺居南則先生倡議城南城不日兩城夾水樓櫓相望河水暴發隔如天塹決潏奔注沒及善泗岸人相聚駭嘆莫敢逼視自宋至今橋木圯莫有葺者先生觀其狀恚之遂議建橋橋悉以石橫若干直若干採木驅石捐金量費已有算矣難之者曰其如捧土以填孟津何先生不爲中輟謀之太保先生太保力佐贊之手創募緣疏以告遠近其採木驅石捐金量費業始事矣而先生去去十餘年橋竣水之暴烈不減于昔而行者不知有水之害相與推原其自于是祠太保于壩北面祠先生于壩南繚

三原縣志卷十四

垣蜿蜒檐楹朗煥中巍然穆坐而貌者先生像也像對眎橋脊若長虹吞壑弭耳頰首回顧堂宇而堂中主人怡怡有障百川凌浚谷跨河鼓而涉析津之意又數年而先生由國學郎署遷憲司駐節慶陽士民數百人迎之省會曰邑慶陽便道也先生卽無意原寧無意原之橋乎扶掖趨駕諸薦紳學士以迄老更隸胥各具壺榼于橋以次上壽橋幾不勝載夾兩城而觀者萬人先生至祠下謝不敢任亟命毀像諸父老進曰我公無言橋可毀則毀耳遮留三日始別關以西至今侈談其事云嗟夫先生之遇也其不惜以官委橋也然先生寧墮垂成之績而必欲建難圖之



事工成宦成亦相終始卓哉見乎非是則邑人報先生者亦何以大異于諸賢令哉昔直指駁議有怨與橋而俱築語彼烏知功德與橋俱永一時挫抑必不能掩仁人萬世之續嗚呼非常之原豈徒黎民懼之已耶按祠典古所最慎而生祠更屬僅見窮陬鄙壤求其踊躍尸祝神明奉之毋論鼓舞難借卽物力易以單微告誥矣古自于公祠獄陳衆王棠祠兵其他以守令祠者張奐任延韋義杜軫諸公耳輒近稍濫觴然載在史籍者固更百千人而一覲也惟晉杜預啟建石橋富平之津衆論以爲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作故也預力任之橋就上同百官臨舉

杯勸預而已亦不聞民爲立祠橋不知視今日何如豈當時實資少府水衡金錢以佐費與余嘗目擊燕趙魏宋之地見其俗多以祠諛貴貴衰則不旋踵而祠敝或緣飾舊祠以署新貴之姓氏識者羞焉西土風淳多存直道余邑二百餘年無爲令祠者有之自先生始攷之祠典正符禦捍菑患之義且祠興于先生挫抑之日知民情矣斯其常新矣乎先生之慶陽數月卽移疾家居春秋強富神情夢想肯眷西顧余小子卽頽廢不能如曩見知先生時尙堪隨里父老後爲巫覡之歌以媚伏臘之餘餘



西園草亭者王翁仲智行樂之所也翁以淳樸之資沉毅之行少事躬耕茂意仕進乃卽其邑城之西三里許闢地數十弓溝塍果蔬雜遘花卉而又羅之篠樹以固籬障勤之輓轡以資灌溉積之歲月或芄然露形嫣然逞姿油然沃色又或苾然吐馨鏗然蕩音無不可觀可禱可挹可莘而可食者也翁乃結亭其間上覆以草四周闌檻中措淨几閣古圖書每時雨開霽天日爽朗曳短裾冠危冠流目引步逍遙相羊盤礴終日亦或命童稚持酒殺拉一二知已縱清賞人望之皆以爲神仙中人好事者因以西園草亭爲之扁復擬東園公故事以西園爲翁稱初翁之未老

也翁之子今都察院副都御史公在邑庠翁拳拳於子之教未嘗不以勤苦爲期逸豫爲戒都御史時亦讀書草亭誓必成翁志屢遷今官每以定省踈曠爲恨而翁之拳拳教子亦未嘗或怠於厥初近以都御史公屢乞恩推封大理評事髮且種種矣兒齒台背康強無恙西園草亭所以優游桑榆者愚竊慕焉而未之能造也嘗聞漢有谷口鄭子真隱君子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昔人謂其足以激貪厲俗翁之遯西園忘形邱壑視巖谷之耕殆相類至其受推恩之封玉音褒嘉則視名震京師亦不爲少也子真遭世叔季竟以隱終翁生際明盛之世衣被禮樂之幸



不朝  
如名嘉隱終受恩封雖云不仕亦猶仕也足以  
又足以勸學興孝若翁者世豈多得哉是以忘其庸陋泚  
筆而爲之記

重修縣治大門記

張象魏

余素不審形家言或云義取之易闔戶坤闔戶乾六子定  
位利用出入謂之神或云義取之禮中央黃土主乎中霤  
戶門行竈環衛協宜不越洪範五行者近是原第自昔至  
元間徙龍橋鎮之東街幾五百載矣易畧遷間豈將建置  
第弗深考甲申之東余宰茲土或云歲次乙酉白水申宮

三原縣志卷十四

三

于五寅大門不利應在月午消孟夏下澣吏人弗戒于火  
首楹二間燼焉或云前令蔡君時署亦災宅門丙向官星  
未洽亟宜更諸余聞子產之告禕竈曰天道遠人道邇又  
聞富父槐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署門闔邑觀瞻出  
入總無備豫不虞其曷可以不慎迺爲捐俸重修壘以磚  
城上起樓屋軒厥鞏固號房不宜嚮南班房不宜逼砌均  
爲移直得所而宅門改鑿于巽隅卽日者稱最宜坎宅者  
也大雅緝之章曰廼立臯門臯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  
將朱尚曰伉高也將將嚴正也今之縣擬古之小侯高且  
嚴正義取之詩馨鼓三旬民不知役落成紀顛末于左右



者新作門亦書義又取之春秋

新建綠莎行署記

張象魏

縣北四十里曰陵前鎮以唐康莊二陵得名下臨鄆原接  
壤殺柵乃通延榆等郡出邊之首程也唐以前守國幾何  
屯軍幾何廬旅幾何歲巡月獻綺布星馳往來貴游更不  
知甲第幾何驛郵幾何矣余以甲冬宰原因公赴鎮湫隘  
囂塵竟無憩息之所每思過客停驂履橋霜廢店月或望  
門以延疇心推推無終焉爰喟然曰周制五禮賓居其一  
外傳云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迎之候人爲導門尹除  
門司里授館餘及積薪監燎獻饋陳芻物罔弗備是以出

乎其塗者無燥濕寇盜之虞卑壤入境而譏陳子產毀垣  
以謂晉舍館闕如亦余有司之責也乙酉維夏大有麥秋  
鳩工庀材擇隙地而屬焉間厦若干厨廡粗具顏曰綠莎  
行署庶幾五馬南來雙騶北去信信宿宿所至如歸耳後  
倚社倉瞭守鞏固旁卽國學王君濂宅俾司管鑰踵事擴  
充以俟君子落成繫以歌曰昔我往矣靡所止居今我來  
思夏屋渠渠適子之館兮言赫其駒彼候人兮畏此簡書

重修古書院記

張象魏

學之名曷昉乎上古聖人觀天文察地理遠取物近取身  
別無所謂學也自尙書稽古帝堯稽古帝舜稽古大禹稽



古學陶于是心學在一廷矣迨後去古漸遠易見知爲聞  
知則非學無由入至殷傅說特揭之曰學於古訓乃有獲  
而經之義始大著周公曰學古人官又爲千古士大夫以  
上立以標準原伯魯之辭霍子孟之傳皆質於古者也孔  
子生知惟是信而好古竊比老彭子與氏歷說衆齊言必  
稱古琴張曾皙諸賢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甚矣  
夫亦不師古卽不學墻面也三原古周京地代有學人元  
延祐年義士李子敬等捐繕五萬築室城西北隅顏曰學  
古院元末廢而旋復我

郡邑均建議塾卽其基而肄業焉甲申孟冬余宰茲  
三原縣志卷十四

毛

士其師鮮山斗也鳩其徒類晨星也登其廳解茂草歌  
也其米薪權與慨也於戲實之不存名將焉附學猶殖  
也不綦落乎廼誼衆謀集羣力不期而樂輸者輒累千計  
增開屋若干厦置膏火若干緡延碩儒選俊彥今人與居  
矣復古人與稽藏修焉游息焉弗懈而進於古庶于傳周  
孔孟之旨差有符焉者爰製學古箴爲爾諸生勗箴曰古  
有經學說者經經易宗朱邵可逸焦京書本歐夏九峯集  
成韓韓毛衛序註縱橫三禮三傳百氏爭鳴雕蟲辨鼠  
宗天明豈徒論語堪致太平拘或變法癖能知兵賦  
詩經則惟堯學古經補坐擁百城古自史學纂著心



班遊精蔚宗爲傑蜀魏失倫陳裴差潔世說語林帳譜奇  
譎蕭沈雖豪李姚亦雜擁妓張燈揮毫發墨誰及廬陵克  
嚴紀律宋後罕靡魏前穢劣譜溫國編持考亭筆學古史  
裁彰輝萬葉古有理學道統攸崇太極圖禮教萬種中且  
教尋樂須解正蒙院標驚鹿銘勒西東門深冬雪座滿春  
風南州關里中嶽伊嵩開揚善惡辨陸吳同守兩齋約嚴  
四勿功良知自悞一貫胥通學古理宗德潤氣充古有藝  
學多能餘緒嫻禮絲毫審音雅奏四鍊若樹六轡如組濡  
手爲籠點晴龍舞洛下量璿堯夫測矩三絕鄭顧八法虞  
諸彈出魚泉翻來藥園理數咸精行文並舉慢作園窺羞

工豎賭學古藝林材長技普于時環橋觀聽者舉欣欣然  
望古情遙願終始典于學也請補貞珉以毋忘此志

邑侯張公修復學古書院記

劉紹攸

書院興於元初三百年來窺其戶閔無人焉一旦新學舍  
增廩餼臯比函丈雍雍濟濟是西京黨庠術序之盛也不  
圖茲復見之於戲西園考經端毅考燕沒空山溫公學一  
恭毅學一州堂烟銷雲寂東望仰高宏道書院大數椽僅存而嗟  
峨精舍縣田講負笈立雪者誰乎柳州有言美不自美因  
人而彰微我曉夫神君則巋然靈光亦第與清風明月伍  
矣或曰經費難也而邑之醵金以工作者無歲無之或曰



侯之職在於善聽斷撫斯民而學道者易使之本能食不能教衆人之母也是烏足以語神君文翁化蜀明道令扶溝庶幾遇之

學古書院增膏火記

崔龍見

書院所以廣學校之所不及始於唐盛於宋至我

朝文教覃敷推廣風厲於是乎徧天下然亦惟省會規制有常州里下邑時興時廢蓋其初執事者倡之賢士大夫佐之久而不得其人則不免蠶食銷沉近如關中名區隆萬以來羣居講習之所一邑有三四焉今皆淪爲荒烟蔓草或且並其跡而湮之惟狄道書院創於楊椒山先生至今

多士盈庭中肖公像環以臺榭竹木號爲勝地大吏過其境必往謁焉其歷久不廢者有故漢元成問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先儒不以爲然然朱子以脫粟飯學徒則不虛也忠愍有見於斯廣租不獨秀良者旣富方穀寒峻借以贍其生者亦夥夫人材有盛衰時俗有隆替當其隆盛造士有方師若弟互相祓濯歲入皆爲善之資值其衰替則亦有柳州所云利其口食者相持歲額於不墜此所以歷數百年常新也學古書院建自元義士李子敬後廢爲三官廟王端毅言於陳臬婁公謙復之萬歷中始建貢院折徙書院薪木繡衣傅公振商檄縣重葺康熙間邑



名流杜蒼舒與鄉先達訂觀文社振興古學雍正甲辰  
學王公謦捐俸招八十人肄其中皆稱極盛終以無恒資  
不久而輟乾隆丁亥知縣事今興安刺史豐山張侯慨然  
念之倡置膏火主講席者數逾坤之策侍函丈者月僅數  
銖昔朱子云士之生計不得與農工遊者齒乃欲聚而教  
之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斯言洞中時弊不敏權知經  
月上顧前哲仰止生慕下視城關嗣音興懷見有捐貲餘  
帑可以伙院中者千九百金併前政之給商運者合沿渠  
官租歲得息六百餘喜曰是足有爲矣詢謀僉同請於學  
憲劉公延名師生講席脯貲二百正課月廩二十四銖附  
課半之官課前茅獎以十二銖下及司闈執爨者如舊額  
足以代耕猶有不盡支傾補漏於茲取焉出納筭於老成  
不經官胥其詳則書之牘藏之有司揭之碑陰庶幾彷彿  
狄道之意可以封植永久乎此邦士鼓篋而來攝衣而升  
得以無營於外而日遜其業入瞻聖賢之儀容退習四術  
六藝之方策他日立朝建白其本已端於是矣若夫爲學  
之方則白鹿洞規具在不復贅云

重修學宮記

葉映樞

今之學校由古制也而今之所以教所以學者非古法矣  
三代之時以意行其法學記王制諸篇皆道之使學而蒸



蒸相長於德義三代而降以法存其意鄉黨自好者乃束身俛首以從事而通儒大臣胥於是焉出由是士無賢愚罔不瞻眺泮宮翹首頓足以取世資而階榮寵故猶足以繫天下之人心而不墜是學校者化民成俗磨鈍厲世之本也然郡邑長吏往往忽之風雨摧其宇茂草生其庭狐鼠窟其宅而不之省者十且八九焉非故忽之也以其無切于已而重惜勞費也稽周禮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外而州閭鄉黨之間其長各屬民而讀法考其道德糾其過惡而勸之吏卽秦漢以後治民則郡守縣令教弟子則博士文學吏其事師業其業若冰炭之不同

氣方員之不同用其忽之也固宜三原之有文廟也始于元成宗之大德十年重修于明憲宗之成化十二年明倫堂則邑丞仰山卽洪福寺基改創之溫恭毅公從而葺治之又建尊經閣購名書以實之年月垂久剝蝕相仍殿廡堂舍頽圯朽敗百餘年來莫之舉也邑令葉君頤而慨然曰余民牧也邑之農桑於令待養邑之教化於令待成邑之祀事於令待享且文廟大祀也譽髦秀民也令弗之舉而謀其事貸其力於他人者謂民牧何乃計值捐貲庀材鳩工由門而廡循廡而殿殿折而閣閣趨而堂堂徑下齋舍厚其基敞其宇深其池易其朽敗葺其頽落卑者崇之



陋者廓之繚以重垣藝以卉木飾以丹雘不數月而工用成巍然煥然一似古未有而今剏之者嗚呼令直無忝於民牧矣吾

國家好學右文孜孜弗怠卽頻年用兵萬幾殷集而 經筵

日講寒暑不輟故閩粵楚蜀以次削平滇黔清蕩年有晏如干羽兩階之化有由來也方且戢戈櫜弓開辟雍修禮樂以宏文治而三原廟學之成適與時會謂非偃武修文之明兆歟且三原爲古左馮翊陝右重地俗淳雅而士勤學鉅公名卿代不乏人將來翊文運而黼黻太平者有不從此出乎邦之光也令之惠也余不敏奉 命勸學於秦者三歲今秩滿瀕還矣媿無以興起教化而猶及見盛事之告成也是則余之幸也故爲記

三原縣志卷十四

三

紫芝記

劉紹發

雍正甲寅投經青門何子永清共筆硯一日向余曰黻老楊蘭伯言君家舊產紫芝信有之秀靈爲不虛矣歸而請於堂上先君子曰曾王父學海公構精舍前有山石環竒琬琰之觀後有竹林陰森冰霜之植暮年芝生石上遙望火光熒然逼視草也隣里異之趨視喧闐曾王父厭之鍵其戶而舍東負城或且踰城俯後牆窺睨於是不得已投之藏於家側聞王端毅時芝生屋梁康僖公作端芝堂詩



余亦欲爲文記之牛馬走未果乾隆庚辰謝客養病偶理家乘啓櫝展玩似菌而大紫赤類畫家朶雲莖堅挺黑如澤漆嗚呼柳州有言天澤餘潤蒸生芝菌菌與芝一也菌踰年腐敗芝則數十年如一日豈非間氣所鍾不與庶品凡卉同其生植歟尚書大傳云王者德先德序則芝草生董子云瑤光得則芝生傳云芝有五紫者貴生於石者靈以張九齡之賢生坐側杜荀鶴之文生椿樹至宋以來尤稱珍異王半山謂山農野老板援狙棧以上臨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跡之所不通往往求焉顧得之几席之近巉岈之間何其異歟憶少時讀書

精舍在舊舍左廣不過一畝而繚合轉折入者迷所向曾王父徵聘不起棄綺紈膏粱之習跌宕於圖書翰墨之圃鍾王虞褚顧吳之逸蹟紫誥丹經瀛渤竺乾之秘典沉酣枕藉追踪綺季遂使玉莖紫筍比美商山歟抑又聞曾王父於書無不讀星歷卜筮貫穿百氏金鼎龍虎煅煉身心精神所格有禱必應奉後母盡歡祇伯兄如父制行殊絕故能致靈根寶葉爭奇效瑞歟緬維祖德不啻羹牆撫茲神草庭訓如昨而舊游歷歷雲散風流泫然不知涕之何從考其年數老成凋謝獨李仲奉表叔少以從外孫嬉戲曾王父之前歸然爲魯靈光亦逾古稀端居簡出因囑少



潤孝廉於定省之暇爲余訪之蓋康熙四十二年事也

重建櫺星門記

劉紹攸

國家稽古定禮廟制歷有成憲載於會典闕里志類宮禮樂全書及二十一史而明史爲詳中大成殿左右兩廡前大成門門左右列戟二十四又前爲靈星門殿名自宋政和三年始列戟始宋太祖靈星始明太祖俞安期云靈者降休佑星者燭宇宙靈一作櫺廣韻曰檻象其形也此

郊天

大廟之特制列代相承觀元史祭祀志帝郊廟皆至櫺星門外降輿乘馬明史禮志列廟總門與太廟戟門相並可證也

三原縣志卷之五

三

典至隆禮至重百神不得而同之天下皆然邑人以歲久重構非不巍煥或誤讀形家言謂縣治在左廟外甃甃以禦往來者爲虎砂不宜昂首因縮地丈餘廢櫺星門而壘壁於其地夫形家志於漢書言有明徵公劉相其陰陽太保先周公相宅豈不深切著明第龍虎風雲未可偏廢文昌閣峙於巽方得飛龍之象而廟壁縮入有龍無虎亢龍爲災咎徵非一端也况祀典有三郊廟爲大丁祭爲中祀而用大祀之制非異數與一旦失形家之指棄如弁髦主之者未叶于吉見之者不安於心申茂材鵬祥志存恢復疊陳執事張同館國樑籌畫維殷馬飲賓士鞠終始



經營或又以衆志所向視爲奇貨而難之爲我心惻非一日矣乃 聖人有靈我公以賢能簡任是邦百姓第聞志茹藥而力行仁政難僕數也其大者嚴里胥無額之賦歲省三千餘金牙僧不得拘行旅之車馬道路通而米薪裕百物集除白望賈安於市廣普濟憫獨不困無告造士殷而書院聿新勤民隱而五辭之聽自朝至於日中昃固已衢歌巷祝望若時雨矣復念 官牆重地豈容褻越采輿人之誦循

昭代之章詳考圖史不日成之門之將將者其外以欄楯易爲甃有虎儼龍伏而不昂禮家形家兩無憾焉藐茲下邑

積弊之餘何幸而遽見石室之禮與三異之政並作也昔元末廢學古書院爲三官廟王端毅爲諸生時卽有慨乎中遲之數十年至宏治初致仕復起會西江婁公謙以真儒陳臬開中端毅告之檄還舊規文廟之與書院不侔矣五年之間輒得撥正非我 公易直子諒崇望右文何以至是是何可忘也 公姓崔氏 諱龍見號漫亭山西永濟人 乾隆辛巳進士

重建謝公祠小記

溫德勳

建城祠祀明創建北城之中丞謝公暨邑令王公昉自嘉靖之二十六年報功也其祠規制宏壯終明之世戶視惟



漢三流寇之亂遭人毀折雖經懲治終缺修補康熙三十  
九年祠內地基復被人侵占殆盡甚至仆碑墮門幾不可  
問諸生來襄棣王昌運段衍緒王大壯王國等自覩荒廢  
不勝憤激合詞公呈邑侯古越李公公方正嚴明廉得情  
狀斷還原地責令修門墜碑闢城舉首加額嘆爲義舉又  
勸募舉事諸生仍建數椽以彰前烈今於仲春月之朔七  
日起工月餘工畢雖捐費出自原呈數人僅成一宇而踵  
事增華恢復舊制實有待於後之君子祠在北城東門內  
坐坎向離地廣綸五畝四分糧三斗三升收入永清里付  
積慶寺僧人永爲經理以傳不朽云

重修文峯寺大殿記

侯于唐

吾邑創寺建塔於東南隅者從形家言也形家以邑之來  
龍自辛入首必得巽峯而文風始盛隅甲宰輔可遷出民  
物亦大富庶然斯地無崇山峻嶺則巽峯必不得之數轉  
而謀設浮屠以應之乃萬不得已之苦心亦大夫士庶各  
嗟數百年而力不心從者也明神宗時溫恭毅公起而經  
營其事凡二年屬萬歷丙午塔與大殿畢工其始願甚宏  
欲築浮屠七級大殿八楹前後左右如伽藍與天王殿兩  
廊及藏經閣之類各有成議大夫士庶咸舉手相慶謂吾  
邑數百年之闕若得此高且壯者以實巽隅不啻崇山峻



續後茲之福綏畢臻寧俟著筮龜卜耶無何雜廷評公不諒其苦心疑以佞佛移書止之以故草草告竣塔僅三層殿僅四楹餘工俱罷無片石記其事大夫士庶徒扼腕相向而已明年袁了凡先生過而相之曰何於此最關係事而竟廢於半途耶當得狀頭可惜已得之而復失之果於丙辰殿試來方伯公已擬及第三日仍以半字之訛易之形家言豈不大可信而恭毅公果為一身一家或於福祐耶迄今七十餘年僧徒散亡牆宇傾圮梁棟焚於綠林磚石毀於樵牧卽前不滿人意之殿塔幾歸烏有癸丑夏如幻上人卓錫於斯慨然身任其事告諸大夫士庶皆欣然

各發願捐金錢註諸簿籍善信復捨木石菽粟至以身手為施意必廓大舊基前所未及為者盡為之矣何期工役方興逆驚陡起兼以挽輸浩繁奚有餘貲更念此文峰刹哉雖賴上人堅執初衷與信輩多方作法以營大殿而塔工終不敢言也今承平日久生業漸復大夫士庶仍伸前議則又一繕修時會也故敬以大殿落成述事載碑布告遠近舉殿工之終為塔工之始作緣焉見者聞者須無懈願力以地方必不可少之修築成億萬斯人之善慶則余知合邑同蒙福祐子孫顯融富厚皆自此大公功德種之幸毋視為荒渺迂談也



遊城北記

邑人 劉紹放

由三原渡龍橋出北郭遙望峰巒蔥蒨若列畫屏者峪口山也行數里過吳家道水縱橫蝕路幾盡稍前水益大行渠中清澈深洄闊束岸窄不得流則噴濺怒溢滾然而下若風雨喧虺復舒徐作數十道向田分注夾岸灌木千章榆柳雜蔭日午渠內無曦暘但參差見碎天岸上皆平田息壤率植果樹春時紅綻綠肥弱柳縹烟天桃暈雨亘十里爛若雲霞遊人土駢肩累迹薄而觀之又多種柿經秋飽霜紅酣類丹楓前有城郭居民千家曰曾橋鎮鎮有石橋相傳魯班所造風颯水襲土沃民淳自此至吳家道三里吳家道至原之北郭五里版隸涇陽然近原故原人多游焉由鎮北不三里到山下潤水潺湲板橋草徑曲折迷人尋石磴息禪林登高四望岡阜廻互有似抱翼俯視巖壑糾紛溝塍如畫村墟遠近復曉曖虧蔽瞬息之間雲幻霧詭恍惚若失蓋已在山巔也依山爲洞洞氣象幽邃不比人間時節大暑九疇如炙纔入洞頓覺涼徹肌膚生平烟火氣消滅都盡因訪詩人李念慈峪口山房不可得又聞方南嵯峨楊杜毛坊橫水皆吾邑名勝去此不遠當擇春秋佳日策蹇載襪被再來作十日游以償所願

嵯峨山記

劉紹放



古者建邦設都必有山川爲之紀綱作鎮原邑厥惟嵯峨  
嵯峨者郭璞以爲峻貌始見唐書地理志漢爲畿薛上林  
西征長揚賦與九嶷並稱蓋關中名山也在縣治西北四  
十里余於上年欲窮其勝至峪口而止語在游城北記乙  
酉十月尋前盟由峪口過第五閭村二村名雨原對開神意  
飛動未遑行且覽其槩於時微霜初下木葉未脫林薄深  
蒼虧蔽西原清溪行其下霧翳不見但聞灑灑漱石鳴循  
重巖幾曲至楊杜村取道有二其東上坂北行達橫水通  
浮化其西出坂下兩原曠朗多衍田溝塍交錯蒔莠如畫  
溪中徧小石水行其間磊砢岩激清音徹耳行者步陰樾

三原縣志卷十四

五

中風泠泠來髣髴動搖因憶邈訖言洗盡五年塵土腸胃  
者其在此與此爲入山之始冒青蒼剡施西轉水深路絕  
躡石過還視其環澹衍漾冰衝之態令人意永不能遽釋  
移步抵樊泉崖下巨石橫亘水自罅隙漢出其他十數無  
窪坳唯紺碧色涓滴琤琤如垂旒如鳴玉或決或滢竚立  
久之透迤度木杪見屋角出萬綠中曰毛坊里里社古槐  
徑數圍蔭數畝蚪枝垂地根奮迅負土而出如數十虺蜴  
攢綴蠕動知爲數百年物復冥密行詰屈數折忽平綠藹  
然林端旣至則屈家村也自峪口至此皆略約流水樛木  
叢黃多柿與白楊柿葉經霜不異丹楓風韻楊葉聲策策



如拔如節兩原多膚少骨而峻峭作麻葉皴不類童枯行  
崖畔則天高地迥雞犬桑麻觸目成趣行溪間則翠密環  
擁嵐光入野榛烟出谷礮渦上下與樵唱相酬答時有蒙  
泉自兩旁谿壑交瀑橫注亦皆噴薄濺灑顧盼不暇偶然  
舉首則嵯峨已在目前矣折而西捨溪登原視向所歷群  
巘皆撫其頂回首峪口一青靄爾須臾憩潦池窪渟泓澄  
徹蝦游魚翔不十里陟山巔五峰傑立蟠繞東下與中原  
東原相齧迤邐不知所極蓋原之高拔地十尋山復竦原  
上俯瞰清河縣城宛在屨下坐揖終南太乙霧崖玉案粲  
在目前不俟足履而盡也西望仲山九巘縈迴岩巘北望  
甘泉以迄上郡連峰羅拱遠近環合彩翠雲濤相闔於暮  
霞雲樹之表固宜見賡於相如載筆於揚雄潘岳者也迺  
游者西行越大石至山陽輒云山上少木不知其勝在山  
陰其遼復眇忽在遠望維山有靈未許問津